

《昌黎先生文集》陈澧父子批点的学术价值

李 福 标

韩愈有过三次入粤的经历,为历代粤人崇敬。中山大学图书馆藏《韩昌黎先生文集》十数种,大多有岭南文士的读书记或批点。其中晚清理学大师陈澧批点、而经其子陈宗颖过录并续批本最值得注意^①。陈澧(1810-1882),字兰甫,一字兰浦,号东塾,自号江南倦客,学者称东塾先生,番禺人。道光二十年后被聘为学海堂学长,掌教27年之久。晚年主讲菊坡精舍。光绪七年(1881)因其年老德劭,朝廷赏五品卿衔。陈宗颖(1855-1914),字孝坚,陈澧第四子为副室所出。光绪十四年优贡生,授阳山县训导。此本批点注意力集中在古文,而略于诗歌,批语涉及150篇240余条,10,000字左右,或发明韩文义理;或点示文章作法、考证文字得失,进行文学品评;或发明作文背景、文外之义等,内容丰富。此本是考察清代岭南学界对韩愈的接受情况的代表性文献,颇具学术价值。

一、对韩集的笺注

此批点本所用底本乃清同治九年(1870)广东述古堂刻本。书末有陈璞跋云:“韩集在宋时刊本最多,近则王伯大所编《韩文考异》、魏仲举所编《五百家注》,间有存本。此外,惟明万历间东吴徐氏东雅堂本尚见流传,然版皆毁灭不可问。学者欲读韩文全集,苦不易得。余藏有宋本,似据《考异》刊定者,合目录四十一卷附遗文一卷,而无外集,殆以外集非李汉编,故不收欤?同人鸠赀刊

①《中山大学古籍善本书目》(1980年铅印本)第1479条著录为“清陈宗颖批校”,《中山大学古籍善本书目》(2004年版)第1576号著录为“清陈澧批校”,均不确切。此本有岭南藏书大家黎骚题识,称此书乃陈澧文孙所赠,为陈澧批点,并有陈澧藏书印,应该不是捕风捉影。然此书又有“陈宗颖印”,卷十一《原性》篇“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数句上眉批:“孟子言性善,谓性皆有善也,先君子《读书记》言之详矣”。又,“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句上朱批:“畏威寡罪,不得畏恶,《读书记》已辩之。中者何尝不可教。不移谓智愚,非谓善恶也。愚者可制,恶者不易制也。”两处提及“先君子《读书记》”,则此数条是陈宗颖所批无疑。此本批语字迹工整,殆陈宗颖过录陈澧批语,而时出己意。

《日知录集释》成,因复刊是本。除敬避字外,悉依原本,不复校改云。同治九年闰月陈璞识。”陈璞年长于陈澧,相为友^①。从跋中“同人鸠赀刊《日知录集释》成,因复刊是本”一语看,尊奉顾炎武和韩昌黎的陈澧殆亦参与其刊刻事。陈澧选择此本来批点,主要看重它是依宋本为底本而刻,且是“苦不易得”的善本。

因此本为白文本,无小字夹注,且“悉依原本,不复校改”,故陈氏批点在笺注上花了较多的力气。笺注内容主要涉及考订诗文作年、地点、原因、目的、交游等背景,也注字词。如《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州家举进士,公时为考官”上眉批:“汴州举籍进士,公时为考官。”“闻子高第日”句上眉批:“贞元十五年高郢知举,籍登第。”《县斋有怀》题下朱批:“阳山县斋也。”《驺骥》题下朱批:“赠欧阳詹。”卷三《永贞行》“数君匪亲岂其朋”句上朱批:“数君谓柳宗元、刘禹锡之属。”亦有校语。如卷六《猛虎行》题下有朱批:“各本有赠李宗闵字。”《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河东人,世劝固”句上批:“劝固乃勤国二字之误。”《襄阳郡王平路公神道碑铭》批:“又斃其城,人不岁苦”句上批:“苦或作苦,非也。斃其城,可以捍水患,民得免苦荐以居也。”对文句不通者,存疑。如《本政》篇首批:“此文不能全解,疑有脱误。”《刘统军碑》铭文上批:“通篇无奇句,独械、赖、败……以五句为一韵。注家疑为脱一句,或与之上下句为衍文。窃谓古人文体时有参差,付之传疑可矣,不必定为脱为衍。”亦间涉对韩集编纂、流传的考证及辨伪。如《送张道士序》首批:“序短诗长,似可编入诗集。然是序乃士大夫赠诗者属为之,是重在序也,故入文集。”《襄阳郡王平路公神道碑铭》末句“以告无期,博士是铭”句上批:“公时为国子博士,此文尝刻石,公撰文,郑余庆书。”《送无本师归范阳》题上朱批:“东坡谓此诗乃世俗无知者所托。”《题哀辞后》首批:“今潮州有昌黎书石刻数种,皆赝迹。”这都能见出陈氏父子研习韩文之功颇深,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信、可贵的依据。

二、对于韩愈文学成就的研究

陈氏批点把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辞章的分析上,屡言及作文用字及句法。如:《子产不毁乡校颂》末批:“虽用韵语而流动条畅,无异散行,此最昌黎所长。”《上襄阳于相公书》“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句上批:“正声二语,直是五言古诗,此等句法最不易学。”《荅阳郑公神道碑文》“考府之进士,能第上下”句上批:“以下每节皆着一能字,文法精整,足以为法。盖铺叙之中必有

^①吴道镕《广东文徵作者考》(1958年中山图书馆油印本)卷一一云:“陈璞,字子瑜,号古樵,番禺人。咸丰辛亥举人,官江西安福知县。丁艰归,不再出。举学海堂学长,主安良局事,为某太守引重,言者劾太守并及璞,乃闭门却扫,于所居村南筑息园,自号息翁。所为文雅洁,兼工诗、书、画,世称三绝。著有《尺冈草堂诗》八卷、《文》四卷,并存。又著有《缪篆分韵补正》一卷,未见。”

以贯穿之,益觉醒豁。”《曹成王碑》“钹广济,掀蕲春……”段批:“钹、掀、掇、跂等字,有意为之,取其僻奥也。文之佳恶不在乎此,偶然为之可耳。”《与陈给事书》首批:“通篇多用排偶,而气愈畅,词愈达,可悟散中寓整,整中寓散之法。”《送何坚序》首批:“层折多,意思曲,仅二百字便能令读者了然其得力于周秦诸子书者深矣。后人无此功力而漫然效为之,必至艰涩破碎,不复成文。”《太原王公墓志铭》首批:“昌黎已为仲舒作神道碑,纪载已详。此文又为之志墓,则简括出之而未尝疏漏。合观两篇,可悟作文详略之法。”这类批语,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考察韩文的,无疑是初学韩文的津筏。

而在宏观的角度上,陈氏批点在部分篇目上注重文体批评。如《衢州徐偃王庙碑》批云:“造语诘屈,用字古奥,皆得之三代以上书。为古之诸侯王作庙碑,宜必如此。”其对韩愈的个性化文体创造深表理解之同情,尤其深入细致。并能揭示文体表象下韩愈的人格魅力,对韩愈的文章事业表示推崇。此类批点别具只眼,且字字切实不诬,为一般文评家所不能道。如《杂说四首》批云:“愤激无所发泄,则托之寓言,此不得志者之所为也。”《伯夷颂》批云:“王荆公以此颂为不然,而所论则出之揣测。追论古人岂可如此,徒见其有意立异哉。”《猫相乳》末批:“昔人谓此文几乎近于谄,窃谓不然。篇末归之‘善持’,言富贵不可长、感召不可恃,惟在善持之,以讽北平王也。颂不忘规,其意甚明,何短于谄哉。”《上襄阳于相公书》末批:“称赞贵人达官之文,不得不推尊矣,然过自卑逊则易近谄谀。此书结处仍以能文自负,必如此方不失身份。”《董公行状》首批:“昌黎尝从晋于汴州,知其事详,故为文亦宜详。且行状者,备国史之采择修削,不嫌其繁也。”《为宰相贺白龟状》批:“所言不免附会,然表状之文只得如此。”《潮州刺史谢上表》“臣受性愚陋……惟酷好学问文章”句上批:“自明非贪慕禄位,惟欲发挥其学问文章,所谓润色鸿业也。”“编之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句上批:“必才如昌黎乃可为此言,并世有眼目,后世有论定,不可欺也。”

陈氏批点不但重视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的人格力量和才情学问对于文体的决定意义,向纵深挖掘韩文的内涵;而且颇重视辨章文体之源流,横向的视野亦可谓阔大。如《杂说四首》“谈生之为崔山君传,称鹤言者,岂不怪哉”眉批:“荀子有《非相篇》,此文纯用其意。”《汴州东西水门记》眉批:“渊懿古茂,类汉碑文体。”《争臣论》“且吾闻之,有官守者……”句上批:“吾闻之者,闻之孟子也。昌黎尊信孟子,故此段皆述孟子语,通篇文法亦似孟子。”《画记》批:“取法于《考工记》而复冶炼变化之。画曲极其妙,文亦曲极其妙。”又品评其流别高下。如《送孟东野序》“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句上批:“魏晋以下皆置之不足数,故论者谓为起八代之衰。”《清河张君墓志铭》末批:“此等铭辞非昌黎不能作,宋以后可继躅者,独王荆公耳。”这些批评颇具史识。

陈氏还特别发明韩文重考据的文体特征,而这是一般韩文批评者所忽略

或者回避的。如《讳辩》批：“后世古文家动言不屑考据，然遇此等文，若无考据以空言辩之，能使人折服乎？”“考于经，质于律，所者不可夺矣。然非通知古今不能得所持也。”《清边郡王杨燕奇碑文》中段眉批：“职阶勋爵，食虚邑，食真邑，一一分列，可以考见唐之官制。碑版之文有益于考史者，此类是也。”《褫衿议》批：“此等文如无考据，能以空论折服群议乎？近世古文家薄考据而不为者，谬也。考据断不可废也。”这是作为理学家的陈澧重视实学的反映，既是对当时文坛的一个针砭，对于桐城派古文家所提倡的“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的观点也是一个有力的呼应。

三、对于韩愈思想的发掘

韩文不但擅文辞之美，“起八代之衰”；更可宝贵的是其中闪烁着巨大的思想光芒，“济天下之溺”。作为理学名家的陈澧及其继承者批点韩文当然特重明道，如对韩集开篇《原道》一文的批点即从此入手：“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云尔……”数句上眉批：“从佛老之诞则狂肆怠慢，不为法度所拘，藉以惑世而自利。故乐之而不辞，屈己以自小矣。”“今之民为六”句上眉批：“古之四民：士农工商。今有老有佛，故谓之六。”“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句上眉批：“老子云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剖斗折衡，欲使民愚而不知争也。岂知民虽至愚，未有不知轻重多寡之数者。设为斗衡使有凭信，正所以息争也。剖之折之，争不可止矣。”“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者何也……”数句上朱批：“当时风气举夷狄加之先王上耳。今日群以为中国法制当尽弃扫，纯以夷狄之法治中国。倘昌黎见之，不知若何痛心疾首矣。”“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数句上朱笔眉批：“孟子篇末有尧舜递至孔子相承见知闻之之说，而未尝云已得其传。昌黎依仿之，谓斯道之传自尧舜以递至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荀、扬皆不精不详，隐然以斯道自任，直接孟子矣。程伊川则明言孟子死，传圣学者惟明道。自是道学家有道统之说，后遂有道统传授图。盖道学风气道统传授，皆自昌黎倡之也。”“火其书，庐其居……”数句旁朱批：“火书庐居而不灭绝其人，且道以先王之道，其人之可矜悯者。养之如是，则法真可行矣。”又有夹纸一张，大约为文未批：“孟子距杨、墨，昌黎斥佛、老，亦是直接孟子之意。此文颇有驳诘之者。然攘斥佛老，是昌黎学术宗旨，读者当心知其意，徒于文辞间指摘之，殊可不必。”

这篇的批语大体重文章经术、义理的发明，且立足现实，是理学家的本色。《原道》篇的批点，陈氏父子必定付出了较之其他篇更多的注意力，因此最具典型，其他多篇批点亦遵其例。如《上宰相书》首批：“开口便说经学，随引随解，纯乎经生之文。”《寄崔二十六立之》“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句眉批：“文书二语自信其道之必传，无仗乎史笔。此何等身分，惟公足以当之。”陈氏批点着力于明韩文之道，借韩文以明道，对于韩愈思想的研究有特殊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发明韩文对孟子的继承,表达对“为民请命”的钦敬。《原道》篇批点揭示其开启道统说之功,前已引之。《原人》文末“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句上眉批:“仁民而爱物,故一视同仁;推己以及物,故笃近而举远。”《对禹问》“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虑民也深……”句上眉批:“尧舜之子不肖,禹之子则贤。此天为之也。故孟子云天与非从为之辞。禹荐益于天,是禹意在传贤矣。益知其传己也,故避于箕山,否则禹之荐,益之避,非伪为乎?乃天下之民皆从启,则天为之也,宜孟子谓之天与也。”并表达为民请命之心。《袁州祭神庙文三首》首批:“为民请命,必当引咎自责,其来古矣。”表彰韩文敢于鞭笞统治者的荒昧。《论佛骨表》批:“梁武帝自知为篡弑之贼,良心不能尽泯,必为周孔之教所不容。惟佛法有忏悔之门,故不惜舍身以事之,而不知终不能免耳。”《黄家贼事宜状》批:“夷獠之变,皆由地方官激成。迨事发则张大其辞以讨伐之,冀邀功赏,而国家所损多矣。可恨恨。”《获麟解》题上眉批:“此写言也,与《杂说》千里马同意。千里马必待伯乐而后识,麟必待圣人而后出。”这无疑是“春秋笔法”,寓含褒贬,痛切时务。

(二)发明韩文攘斥佛老、严华夷之辨的意义。《送廖道士序》首批:“与道士言指为迷溺,攘斥佛老之意随处流露。”这固然是读韩文的常识,但陈氏父子批点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密切联系时事,不说梦话,不发空论。陈澧甚至对韩愈本人当年的与僧大颠游亦深致微辞。《东塾集》卷二《书伪韩文公与大颠书后》云:“韩文公以谏迎佛骨贬潮州,而与僧大颠来往,此实公之过也。……总之,责韩公不当与大颠来往则可,必欲以伪为真,则虽欧公、朱子不能掩后人眼目也。”当然,在此问题上,陈氏父子的批点是有其历史的局限的。如《原道》“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者何也……”数句上批:“当时风气举夷狄加之先王上耳。今日群以为中国法制当尽弃扫,纯以夷狄之法治中国。倘昌黎见之,不知若何痛心疾首矣。”影射洋务运动,似为陈澧之批;卷十八《答殷侍御书》末批云:“公羊学唐时已几绝,国朝乾嘉间乃复兴。驯至近日,奸贼辈借改制之说肆其狂瞽,一唱百和,迭酿祸变。于是名公达人,遂欲竟废是经。呜呼!何休为公羊罪人,此辈为何休罪人而更加甚矣。何公羊之不幸哉!”此语影射康有为戊戌变法,则显为陈宗颖批。这些都未免显得有些保守。

(三)韩文密切关注人才问题,陈氏批点亦在此用力最勤。在安史之乱尘埃落定之后,紧接而起的是藩镇割据。韩愈回顾历史、面对现实而作出深刻思索之后,发为文章,屡为人才问题而呼吁。这是韩文“不平而鸣”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陈氏父子在内忧外患的清咸、同、光年间,批点韩文时怎不与之隔代相感,反复致意。如《守戒》篇批:“唐自安史乱后,河南北地分为七八。昌黎目击心伤,故此文痛切指陈,以警当世。”“归本于得人,此最切要语,千古不易。”《独孤申叔哀辞》首批:“天生之而故厄之,吾不知其何心。”《国子助教薛君墓志铭》末批:“干将莫邪,往往易折,不若顽铁之长存也。”笔墨饱蘸悲世悯人情怀。

陈氏父子在韩文批点中首先强调净化社会风气对于人才成长的意义,数

数痛斥唐时风气之坏,而直指“风气之坏起于上层”。如《释言》“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句上批:“谗之宰相翰林,及翰林亦为相,更用危辞以相恐,巧极,亦险极矣。于此可想见唐时士大夫风气之坏。”《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句上批:“风气之坏出于士大夫,则天下士不可问矣。”又,《祭田横墓文》“余既博观乎天下”句上批:“伤世人无如田横之得士者,将谁从哉?”“当秦氏之败乱”句上批:“惟不能脱田横,故五百人以死报之。”“夫子至今有耿光”句上批:“惟其有耿光,故百世犹相感也。”陈澧在批点中极赞田横之得士,其用意不言而喻。《原毁》“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上眉批:“怠则无一能、无一善而谬居君子之位,势必百事皆窳败矣。”“忌则畏人之有善有能,必屈己之使出己下,而天下人才皆废弃尽矣。”痛恨唐代士大夫风气,无非是替下层士子鸣不平。《读聘冠子》“《学问篇》称贱生无所用……余三读其辞而悲之”眉批:“其人不遇时,故为是言。昌黎身世坎坷,有所感触。故读之而悲,所谓旷代相感也。”但对于贫寒士子中的不良风气,批点中亦颇加指责。《释言》“既以语应客……祸其至哉”批:“昌黎学行、文章、言论及所交友朋,皆卓然自立,不同流俗。故嫉妒者多见其稍有知遇即群起谗之,毋令得志。宜乎其自戒不敢恃直也。”《送李愿归盘谷序》末批:“不安命而强求遇时,其卑鄙艰苦情状若此,贤不肖于是见矣。”《送杨支使序》批:“尝观并世之人平时修学砥行,非不能卓然有成者。一旦动于富利,有所希望,有所沾润,则趋之如恐不及,虽丧其生平不顾也。若享以季氏之富,则更不可问矣。颖常兢兢,窃自戒惧。迨今戒得之年,益虑不能自保。读此为之警省不置。”《欧阳生哀辞》“今上初,故宰相常袞”上批:“有大官提倡于上,则人才自兴起于下,犹反掌耳。”《祭马仆射文》“帝念阙功,还公于朝”句上批:“朝廷方欲用为相,而遽以勤劳终矣。用人不及其时,致老死不获尽其所长者,可胜慨哉。”《后廿九日复上书》“不宜默默而已也”句上批:“默默二字是后世达官持禄保位之妙诀也。岂知屈抑人才驯至误国,终为大害哉。”有鉴于此,陈氏借韩文批点呼吁当道发掘人才,给人才公正的待遇,而且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后廿九日复上书》“不幸而有出于胥商之族者”句上眉批:“胥商中安得无人才?唐时士大夫最重门第。陆员外囿于风气矣。”他在韩文批点中强调用世和实行,对士人中的佼佼者给予高度赞扬。《答侯继书》末批:“时命之困至此,而用世之志终不磨,此圣贤所以异于隐逸也。”诸生读此批者,能不奋发有为。

作者工作单位:中山大学图书馆